

蒋礼鸿与盛静霞 诗词唱和的人间仙侣

1940年,23岁的盛静霞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对未来夫婿,盛静霞开出三个条件:“一要能写诗词,能和我唱和;二要未结过婚的;三是江浙人。”不久,她收到老师钱子厚寄来的信,说找到了最佳人选,是他的同事蒋礼鸿。

初识,相见不欢

蒋礼鸿擅诗词、工书画,精通文字训诂、古书校释,在古汉语研究领域颇有名气。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被称为“小圣人”。蒋礼鸿比盛静霞大一岁,巧的是,他是浙江嘉兴人。

彼时,盛静霞正为有人追求而苦恼。为了摆脱对方,她立刻答应老师钱子厚,说可以先通信看看。没多久,蒋礼鸿的第一封信到了,字迹娟秀潇洒,还附了一首诗词,盛静霞非常满意。

鸿雁传书几次后,为了增进了解,盛静霞希望蒋礼鸿来重庆工作,同时,把他介绍到某大学国文系任助教。两个月后,蒋礼鸿穿过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从湖南经贵州,到达重庆沙坪坝。

就这样,一个风尘仆仆的人站在盛静霞面前。“面黄肌瘦,身材矮小,穿一件土布长衫,着土布鞋”,与她想象中的江南才子大相径庭。而且蒋礼鸿木讷迂腐,不善言谈,常常问三句才答一句。在接下来的交往中,两人同行在校园里,他永远走在她身后三尺,且不发一言。即使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他也只知道看书,看困了,就自顾自地伏在桌子上睡觉,全然不顾她还在身边。盛静霞当初有多期待,现在就有多失望。

盛静霞出身殷实之家,父亲曾在上海开办纺织厂。她性格开朗,渴望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不在乎他的贫寒出身,可这个“呆猫”格格不入,和他相处实在亲密不起来。

他们的关系,也成为大家的笑谈。同事们欣赏蒋礼鸿的学问,却都认为,他不是理想的夫婿。

一次次不欢而散,盛静霞非常苦恼。有一天,她又因为他的沉默而生气时,他嗫嚅着说:“我不会说话,几千里跑来,只有一颗心。”

然而,他的一颗心,她丝毫不感受不到热情。在朋友建议下,盛静霞决定先分开一段时间。于是申请去白沙大学先修班执教。

再见,情定终身

盛静霞走的那天,蒋礼鸿送她上船。返回路上,他失魂落魄,走在江边泥泞的山路上,跌跌撞撞摔了好几跤。一向爱书如命的他,甚至连书包丢了都不知道。

炽热的激情被点燃,又很快熄灭,让蒋礼鸿苦恼不已。所有的思念,他都写进诗词:“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

读到他寄来的长信,盛静霞大为感动,两人通信逐渐多了起来。

在信中,他们一起探讨学问。教学中遇到不懂的,她就向他请教。每次,他都极其认真,一一注释。她在讲台上不断赢得好评,对他这块“浑金璞玉”,也刮目相看。

几个月后,蒋礼鸿翩然而至。这次,他特意剪了分头,穿一身青色的长

衫,与之前判若两人。

更欣慰的是,他主动谈起别后见闻。两人漫步在山村野寺,他们谈诗词小说,即兴唱和,“徘徊在红豆树下,徜徉于花前月下,不啻人间仙侣”。那时,蒋礼鸿正在编撰《商君书锥指》,盛静霞就负责帮他抄写。酷暑中,两人白天看书、抄稿,晚上散步,足音与落叶合奏,一同谱写爱的乐章。

蒋礼鸿回去后,开始和盛静霞密集通信,诗词唱和缠绵悱恻。他说:“欲寄一双红豆子,换取相思万字。”她便回:“共说相思蚀肺腑,还将宝玉嵌玲珑。”

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灯下,写信、读信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国家动荡,远离亲人,战火中,他们视彼此为唯一的依靠。

有一天,她借诗明志:“利锁名疆苦自欺,从今与汝永相期。牛衣贮得奇温在,死死生生无别离!”

“讨饭也要在一块儿。”1945年7月,盛静霞与蒋礼鸿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没有什么行头,床是拼起来的,家具是借的,唯一的新婚用品是同事送的暖水瓶。一方红绸上,两人各写了一首诗作为誓言,从此,开始了相濡以沫的一生。

执手,并肩同行

抗战胜利后,盛静霞带蒋礼鸿到扬州见母亲。蒋礼鸿没有房产田地,也不懂言谈世务,对此,家人颇有微词,但盛静霞丝毫不以为意。

两人在南京双双去任教,在盛静霞的配合下,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出版,被称“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光芒”,著名学者顾颉刚读后断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学术得到认可,可是不通人事仍是蒋礼鸿的短板。

1947年夏天,一纸解聘书摆在他的面前。酷热的天气难抵心中寒凉,站在南京街头,他不禁发出“南京不要住,一雨大风来”的悲叹。

南京待不下去了,盛静霞毅然跟随他前往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他教古代汉语,她教古典文学。

随着儿女出生,小家庭的温暖抚慰着蒋礼鸿受伤的心,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越来越深。

1959年,《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一鸣惊人,引起敦煌学界重视,被誉为研究敦煌的必备之书。

为了精益求精,蒋礼鸿不断完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该书一再增订,第四版时,字数已达到原来的好几倍,被称为“撼山易,撼《通释》结论难”。

1992年,这本著作获得“吴玉章奖金”一等奖。不幸的是,那时,蒋礼鸿已患肺癌。

为了将平生所学发扬光大,蒋礼鸿不顾多病之体,仍然坚持去上课,半节课下来,背后的衣服一直湿到了腰部。

几度危难后,1995年,盛静霞又一次收到蒋礼鸿的病危通知单。这次,她没有留住他,她的《写在金婚前夕》尚未完成,他已匆匆作别。

按照当年约定,蒋礼鸿去世后,盛静霞和儿女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浙江大学附属医院。

“梦魂不忘常相慰,忽奉重韩一笑来。”他去世后,她写了多首诗文怀念他。

用残余的精力,盛静霞继续蒋礼鸿的未竟之业,相继主持出版了《蒋礼鸿集》,并注释了他俩一生诗词唱和的《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

岁月跋涉中,盛静霞总能感受到,他在天堂俯身凝望。最后的心愿完成时,她已经独自在人间度过了11载,等不及跟上蒋礼鸿的脚步,这次,是她走在后面了。

心愿已了,2006年,盛静霞离开了人世,她与蒋礼鸿团聚了。依照他们的约定,她的遗体也做了捐赠。

“明镜台前肩并处,笑看恰一双。”像新婚时写的那样,爱,依旧芬芳馥郁,绚丽夺目。

据《恋爱婚姻家庭》潘彩霞/文

上官云珠“洋妯娌”的人生传奇

在江苏江阴长泾镇上的泾河岸头,有两位绝代美女,其中一位是上海滩上曾经名噪一时的电影巨星上官云珠,另一个则叫司爱伦,波兰人。

这两位命运多舛的美丽女子,嫁给了当地同门一家的张氏兄弟俩:上官云珠的丈夫叫张大炎,司爱伦的丈夫叫张大烈。大炎与大烈是同门同族的堂兄弟。

上官云珠17岁时嫁给张大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避战乱,张大炎举家来到上海。上官云珠被一家电影公司看中,在话剧《雷雨》中扮演丫鬟四凤,一夜间,她红遍了黄浦江岸。而她的同门妯娌,美丽的波兰佳人却与她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并成为一段流传在百姓口头的不可爱情诗篇。

1936年10月,张家的另一位身穿西装的翩翩公子携着一位金发洋女郎也进了张家大院,那就是张大烈和他的异国自由恋爱的白人妻子司爱伦。当年,张大烈在老师刘海粟的推荐下到了巴黎,成为法国雕塑大师朗多斯基的学生。一天,张大烈在百货商店里与波兰美女司爱伦邂

逅,成就了两人一生忠贞的爱情。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江阴一带。中国共产党领导江南抗日斗争的谭震林找到张大烈,双方相互配合从事抗日斗争。张大烈的抗日行动让汉奸队伍妒恨,有一天,几个身穿便衣的枪手找到正在长泾镇一家茶馆会友的张大烈,当场拔枪杀害了这位年仅29岁的天才画家和革命者。

没有了丈夫的司爱伦不仅是痛苦的,更是孤独和寂寞的。她挽起丈夫留下的竹篮去街头卖菜、卖香烟和化妆品维系生活。在此期间,她艰难而又缓慢地学会了一口纯正的“长泾话”。

新中国成立后,在谭震林等人的关怀下,张大烈被评为烈士,其墓也迁进了当地的烈士陵园,司爱伦作为烈士属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司爱伦的美誉开始在泾边两岸传开,一直传到人们慢慢忘了她有个洋名字,而习惯叫她“张家太太”。20世纪80年代,她成了江阴政协委员,从此也彻底有了“长泾人”的光荣身份。1991年,司爱伦因患肝病,在张家自己的寓所逝世,终年80岁。

据《新民晚报》何建明/文

